



我的澳洲

My Australia

李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澳洲 / 李洋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12

ISBN 7-80153-773-4

I . 我…

II . 李…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338 号

书 名：我的澳洲

著 者：李洋

责任编辑：银河

封面设计：朱锷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加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180 千字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

印 数：5000 册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773-4 / 1 · 061
定 价：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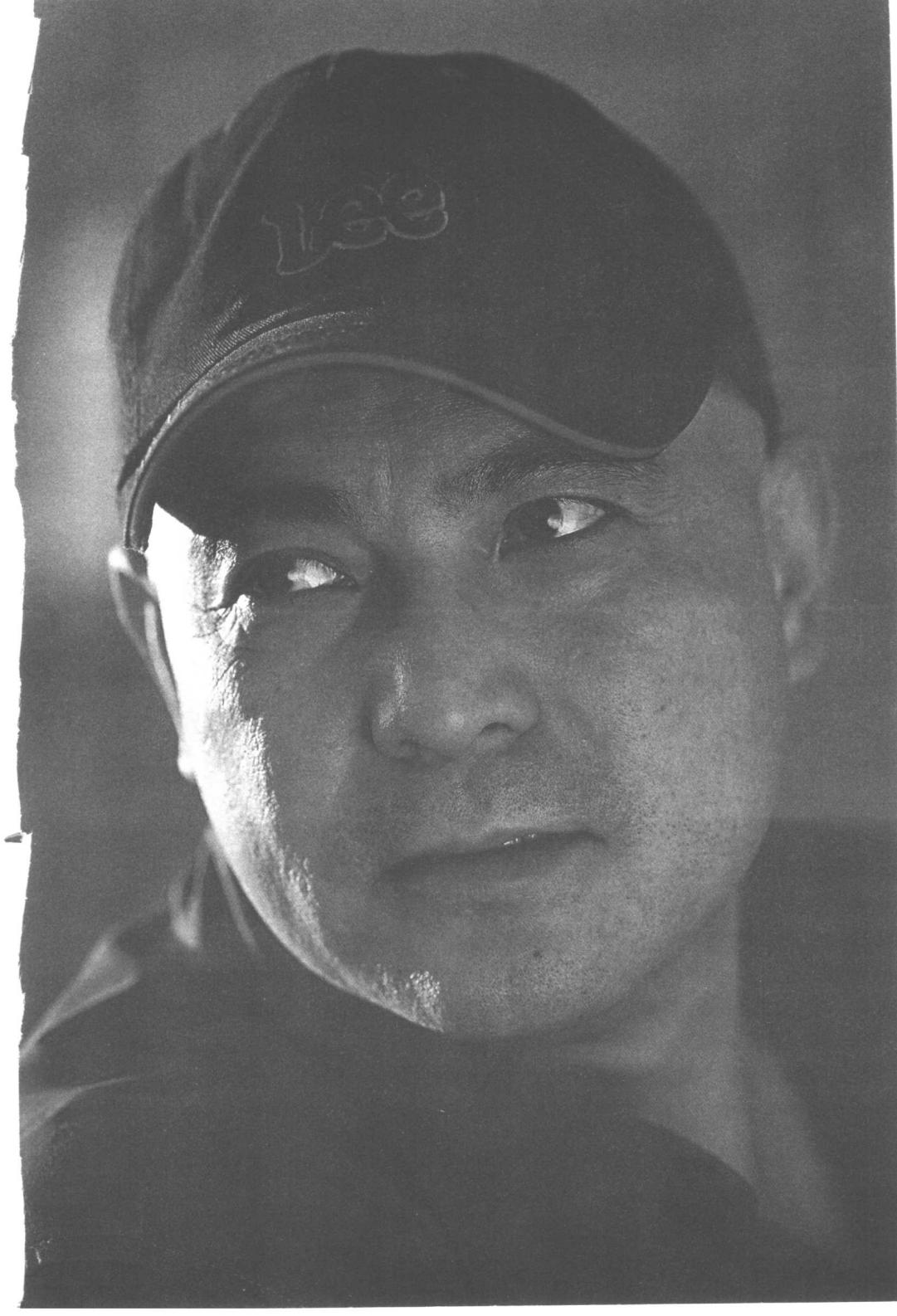
我说

这本书名为《我的澳洲》，但有个别文章与澳洲关联甚微，其中《三兄弟》是为了参加澳洲华文报纸征文《老照片的回忆》，《生命的来源》是为了参加维省的小说比赛，而《猎人谷》是我和旅澳华裔作家沈志敏先生联合创作的，收集在此书中，希望他不会介意。

真诚地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感谢杨忠诚先生、宋战军先生的鼎力相助；真诚地感谢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周镇岚总经理、邱朝阳副总经理，也感谢范茂成、王朝晖、逢小威等热心的朋友们，没有他们，此书付梓印刷的愿望依然是个梦想。



2003年10月15日北京



目录

生命的来源

002

草原，是妈妈生的最后一个孩子。从小，就听妈妈讲过那段故事、讲过他的来历；从小他就知道，自己的命，是“捡”来的。

三兄弟

005

我们三兄弟——按照年龄排列，老大连小戚，老二葛优，我是老三，同年同月进的文工团，没多久就成了莫逆，一天到晚形影不离。

难忘那段情

009

虽然时隔已久，我仍旧按捺不住这个强烈的愿望：将我在匈牙利的一个知心朋友的故事，奉献给读者。我先要声明，在这个故事中唱主角的是我的那个朋友，它的小名叫KIM，还没来得及起个大名，它是一只狗，外表丑陋无比，且小得不可思议的北京狗。

梦游金山

016

咱就在这山上坐一夜吧，咱就这么想：遥远的家乡有一块属于咱们的土地，土地上有间属于咱家的房子，房子里有张属于咱俩的大床，床上滚动着咱男女二人的赤身裸体。

地狱天堂

021

真是，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站得高才能静静地去想一想那些从未想过的事情，包括太阳和月亮、还有，地狱和天堂。

喂鸟者

028

喂鸟者是个澳洲老太婆，看上去和我奶奶的年龄差不多。我奶奶早几年已经去世了，喂鸟者却依然悠闲自在地活着，还经常更换着色彩斑斓的外套和风格各异的头巾。

老外老肖

030

老肖的那张脸，总让人觉得面子上过得去。他一见我，就把满脸的皱纹迅速地合拢一下，又立即松开，不管真假，起码有个打招呼的意思。

赌王

033

叫他“赌王”，不是很确切，在众多的赌徒当中，他没有资格称王。只不过他生来好赌，而且姓王。

头套儿

037

我不戴头套儿，自有我的理由。

猎人谷

045

从我踏上塔斯马尼亚岛，到亚瑟港阴暗的老监狱，再到猎人谷的风风雨雨，哦，还有最后这明亮的灯火，一晃，我仿佛走过了百年时光。

黑珍珠之死

054

我家鱼缸里一共有九条鱼，为什么要养九条，是我老婆的旨意，她说养鱼要养单，不能养双，不知道她的这种信仰有什么依据。

混

058

混——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一解：苟且的生活。给人的感觉似乎贬大于褒，我总觉得这是误解。

狗

060

在欧洲，很多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早上出门，最先看见的是一条狗，将诸事顺利。如果看见的是一只猫，最好呆在家里。

洋母茶

062

我虽然在中国出生，广东也不止去过一次，但首次洋母茶的经历，是在悉尼。

谁之过

065

我曾经得到过一位笔友的赐教，谈及如何使文章写得精彩，他说有两点：要么去捧人，要么去伤人。

秃头随想曲

068

第一场戏已经拍完了，摄制组没有人对改变了我的角色说声对不起，惟独管服装的大嫂跟我开玩笑说：天然，你这个头，看上去就舒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我只是觉得，秃头，就是吸引女人。

二进宫

074

我跟“犯人”还是有缘分的，中国的牢房没有蹲够，就有人安排我到澳洲的监狱逛逛，这就是我的“二进宫”。

歌星

090

我敢说，第一次见到他的人肯定和我们一样，觉得他古怪、不正常。其实他挺可爱，我们叫他“歌星”。

鼓手

092

借助鼓声，抒发一种思念，宣泄一种情感，张扬一种喜悦，掩埋一种悲哀，是鼓手，一位街头艺人的生命所在。

地画

094

或许，画画挣钱，真的不是目的。

剪羊毛

096

澳大利亚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除了没在澳洲的国旗上画个羊头以外，羊在澳洲，比人吃香。

蹭烟

098

早我一步到澳洲的前辈们说过：在大街上不要轻易和“送上门”的女孩子讲话，一种可能是“野鸡”（流动妓女往往携带有病菌），一种是讨钱者（最出色的现代乞丐，每天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工人的周工资，用不着咱发善心），还有就是蹭烟的（在澳洲街头向陌生人要烟，比问路还正常）。

鬼餐

100

安娜告诉我们，小的时候，她就盼望着自己的十八岁，四个愿望她需要满足：拿到驾驶执照、找到一份工作、和强壮的男人上床、到这“魔鬼餐厅”吃饭。安娜还说、最先实现的是和男人上床，最后实现的是来这“魔鬼餐厅”。

跳楼者

103

RIALTO是南半球最高的大楼，是墨尔本乃至全澳引以为豪的著名建筑，总高二百五十三米，共六十六层。位于五十五层的观景点可俯瞰墨尔本全景，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游客。通常，人们都是乘坐电梯上下楼，而乘电梯上，乘降落伞下的，至今才有两人，想起来，挺令人遗憾。

展览会

105

有些澳洲人认为：汽车比老婆重要，也就是说，没老婆可以，没汽车，不灵。

假钞

107

奇怪了，他们为什么在楼上不用零钱喝咖啡而要用另一张百元新票？还有，他们走时的神态，已经使警察初步确定他们内心有鬼。

报摊

109

老张来电，问我在干嘛。我说正在写篇小文章，题为：报摊。当他了解了文章内容后，对我说：哦，那位呀，我跟他聊过，丫从朝鲜来的，不是中国人。你丫老胡侃。

火车上

111

坐火车不用担心开车时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事，真的不用担心。以前，听说坐火车的人多为穷人、残疾人、惜命的人或不满十八岁的人，后来发现，其实不然。

洗衣房

113

澳洲的法律不注重事实，但注重证据。事实和证据往往是两回事。

再进新赌场

115

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受些明文规定的限制，但越是限制才越有吸引力，老赌场中拿着同样的手包，穿着笔挺的西服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很多事偷偷摸摸干比光明正大更刺激。

讨钱的女人

117

我讨厌她，又夹杂着几分同情，渐渐地，这种同情又演变成敬佩了。倘若她对我说的话有一半是真的，她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起码当一个母亲很称职。

沙舞

120

年轻的女导演，怎么能想出这样一个怪招：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厂房里，堆上两堆沙子，让一男二女三位舞蹈演员几乎赤裸地舞将起来。

木偶

123

按说，不该称他们为“木偶”，当归为“哑剧”的范畴之内。木偶是被人操纵的，只会装腔作势，没血没肉的东西。而他们四个人的躯体完全受自己的大脑所支配，至于脑子有没有毛病，是另一回事。

车行的启示

126

我终于又遇到了那位假笑师傅，提起往事，假笑师傅收起笑容说：这就像有心脏病的老人，有时不治疗，也能自然恢复，若提早换个心脏呢，会活得更长。多么富有哲理又通俗易懂的解释呀！只是，心脏那玩艺可不是说换就换的。

前因后果

128

澳大利亚被多情的诗人誉为“世界上的最后一块净土”。从十八世纪第一批来自中国的淘金者踏上这块荒芜而又神奇的土地至今，华人已用自己的双手，撰写了一部非凡的移民史。

剧本风波

130

为了吸引读者，才用了“风波”二字。北京人讲话：没那么邪乎。

招聘演员

133

从小，咱就相信报纸上的话，真正发现报纸上也经常刊登胡编滥造、不打鱼搅混水的狗屁文章是到了澳洲以后。

澳汉大龙

136

大龙，不但有一副令人羡慕的仪表，还有一颗真挚和纯情的心。这种人，不适合做生意，倒适合当演员。

幸运黑妹

139

这就是演员的命，银幕上光彩照人，银幕下任人取舍。戴碧未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女秘这一角色，算是在澳洲的黑人演员中的幸运儿了。有时，来得早真不如来得巧。

柔道高手

142

看似五大三粗的玛妮，不但是个好演员，还是在墨尔本颇为受宠的模特，她的玉照，经常在澳洲影视、妇女或时装杂志上出现。为此，小有名气的她，也时常遭到胆大妄为的采花者们的围追堵截，但真正有戏的，不多。玛妮的自我保护能力暂且不说，跟随她多年的护花使者是一个身强体壮的黑人小伙。我这么猜想：就玛妮那体格，白种人或者黄种人，可能还伺候不动呢。

赤心彼德

144

彼德抽烟，刚到墨尔本的时候，抽的是最好的烟，可见生活水平不低。没多久，开始“卷大炮”了。半年过后，他来到我们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要烟，显然，“大炮”也不能按期供应了。

胖嫂玛丽

146

玛丽大嫂的双乳，不敢说像泰山，但绝对是HILL（小山）级别的，去过奶牛场吗？玛丽的奶子，绝不输给牛们。

执著的她

148

开拍后，当我们真的需要露易斯（依莎娜）哭时，她说什么也挤不出眼泪来了，最终，还是化妆师的眼药，产生了作用。

中国人呢

150

刘文治为自己精确的形体语言感到自豪，挺胸抬头跟着服务员走去。谁知，服务员把刘文治带到了饭店的洗手间，还礼貌地为他推开了男厕所的门。

不是龙套

152

可别小看了群众演员，那里面，藏龙卧虎。你要管他们叫“龙套”，我跟你急。

红花绿叶

154

我的那位启蒙老师叫封顺，我敢说，除了这圈里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名字，但他确实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演员，最擅长演那些汉奸走狗、地痞流氓。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们见到他，总觉得“眼熟”，却很难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我能想起来的，是他在故事片《小兵张嘎》里演了个“伪军乙”，没名没姓。

乡村警察

156

如果拿澳洲的警察和中国的警察相比，我更热爱中国的那些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民警”的同志们。

空中航拍

158

有机会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天空上转转，是个值得庆幸和炫耀的经历。那一瞬间虽然短暂，你依然会觉得自己挺幸福。

土著舞蹈

160

土著舞蹈，是对历史的永无休止的回顾，它展现着成千上万年前，这个民族为了生存、繁衍，和大自然的合作与抗争。

马不能跑

162

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是对那些吝啬鬼的挖苦。很少听说，只给马儿吃草，却舍不得叫它跑的。

雷锋老潘

164

近年的老潘，不但找到了盼望已久的媳妇，开了自己的快餐生意，还老来得子——小潘刚刚出生。或许在老潘身上，真能灵验那句话：好人终会得好报。

道具大师

166

从北京，大老远地跑到墨尔本，就呆了两个月，却花费了不少时间同垃圾箱打交道，也够难为《追逐墨尔本》的两位道具师了。

古老大船

168

澳洲政府很明白这一点：这个国家值得向世界炫耀的名胜古迹实在有限，就这么几件值钱的东西，一定要重点关照。

正式开播

170

《追逐墨尔本》，在中国没有追出任何名堂、任何动静来。人们也许不知道，在澳洲成千上万的华人，一直对它寄予厚望呀！

烟是什么东西

172

“不吸烟，不像男子汉，不算大丈夫。”其实，我就是因为这一条才开始吸烟的，而且始终执迷不悟。

吸烟的礼俗

174

无论做什么事，都得有个讲究，有个说道。吸烟，也有礼俗。

戒烟，是一个工程

177

我戒烟没有成功，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戒，就这么点爱好了，都戒掉了，活着挺没劲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和老姜再次相约时，他居然烟不离口了。

酒的古老的传说

180

在我失意的时候，我真想喝上一壺千日酒，睡上它三五年，但愿醒来，已经时来运转。

舅舅，有空儿来澳品品酒

182

舅舅，您还是别来了，我是担心那些假酒，糟蹋了您那珍贵的舌头。

浓烟烈酒伴我行

184

青烟依然缭绕，烈酒照常飘香。来吧朋友，管他别人怎么说。

邻居

186

当《邻居》剧组通知我试戏时，吓得我直哆嗦。明明知道那是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小角色，可长时间昏天黑地的打工，已找不到那种应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的感觉了。

蹩脚的英语

188

老吴没有死，只是活得很累。一天到晚要打四份工：肯德鸡送餐，餐馆刷碗，业余教授中文，上床伺候老婆，少一样也不行。

水鼠

192

我和老婆为失去儿子而担惊受怕，可水警们不一样，他们按部就班慢慢悠悠地问长问短问三问四，就好像我儿子的小命不值几个钱。

澳洲电视节目

195

据我所知，不包括有线电视和安装卫星天线接收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澳洲一共能收到五个半电视频道。与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演员与角色

198

监狱，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最大的痛苦就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单调的生活和生活的重复。

三个不同的角色

201

天生“看门儿的”，当不了律师，也当不了警察。

广告，也是艺术

204

当你全神贯注地观赏着精彩节目的精彩环节时，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广告打断，会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

形体语言

207

我想回家，又不忍心将二弟一个人留下，留在这举目无亲、充满血腥和暴戾的荒岛上。我最终将二弟的尸体从坟坑中挖了出来，用一块破席子包好，放在了即将返航的木船上。我想，我们是一起来的，还要一起回去。到了家，我会大声对双亲说：“爹，娘，我们回来了。还有金子！”

官儿瘾

210

不管在哪儿，烟瘾、酒瘾和赌瘾，都容易得到满足，就是这官儿瘾，折腾了我四十多年，且越来越渺茫。

拿名人开涮

212

虽是冬季，我第二次跨进澳洲九号电视台的大门，仍有一股春风得意的感觉。左右环顾，翘首企盼，打心眼儿里希望碰上一个哪怕半生不熟的脸儿，也好借机吹嘘一番呀。

血染的午餐

217

一顿普通的午餐，充满了血雨腥风；一顿普通的午餐，要了二十几个人的性命。

雪耻

220

演员都不怕死，怕死当不了演员。

学校和阿嫂

223

我没上过正规大学，真的没有。一看到报纸上又要成立什么北大、南大校友会，就觉得他们成心气我。

骑警

226

跟警察说话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跟警察打交道，总是好事少，坏事多。骑警，无论是骑马还是骑摩托车的，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威风凛凛，难以接近。

新赌场

228

新赌场内，各类赌台、老虎机已经大致摆布妥当。很多机械师、美术师、建筑工、清洁工在各自忙碌着。跟老赌场相比，它不但内部华丽外部壮观，更重要的是，又为赌徒们提供了一个面积宽广、设备一流的“火葬场”。

重游企鹅岛

230

来澳大利亚的游客，很少有不去企鹅岛的。去过企鹅岛的人，又很少有愿意再去的。